

唯一迁到边区的上海工厂

1906年,沈鸿出生在浙江海宁县一个小作坊主家庭,早早辍学到上海成为布店学徒。沈鸿勤快又爱动脑子,喜欢拆装怀表、锁等物件。1931年,沈鸿离开布店,在虹口开起了利用五金厂,批量生产“狗”牌弹子锁。

“狗”牌弹子锁质量与洋锁不相上下,售价大大低于洋锁,很快在上海市场站稳了脚跟,还远销港澳地区和东南亚。积累了资金与技术,沈鸿逐步扩大生产,制造小机床,并将业务拓展到了汽车制造。然而,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战火烧到了上海。

1937年8月25日晚,沈鸿租了两条民船,与工厂众人一起,带着十台机器迁移到武

唯一没有学历的中科院院士

沈鸿是一位仅读到小学四年级、布店学徒出身的锁厂小老板,在抗日烽火中,带着七名工人和十台机器,辗转数千里,奔向延安……

汉。12月,武汉也有沦陷之虞,国民政府要求工厂继续内迁。一次偶然机会,沈鸿听了《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演讲,了解了延安的情况。这时,沈鸿又获悉八路军获得平型关大捷,开始感到共产党才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希望。

于是,沈鸿给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写了一封信,办事处很快就派人登门拜访,欢迎他去延安。年底,沈鸿与师弟和自愿前往陕西的六位徒弟,带着十台机器设备前往延安。利用五金厂成为当时上海唯一一家迁到陕甘宁边区的工厂。不久,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成立,沈鸿担任总工程师。

成为“边区工业之父”

当时,八路军和游击队分散各地,枪械自然只能随时随地修理。沈鸿与工人们一起研究设计,经过半年的摸索,试制成了一套仅2.5尺长的袖珍车、铣、刨、钻组合在一起的

小机床,全套设备只需两匹骡马就可以搬运。这种马背修理工厂,成了兵器制造史上的一个创举。

抗战需要大量的步枪,沈鸿从来没有接触过造枪的设备,就请从太原兵工厂来的工人详细描述机器的形状、作用和性能,组织大家一起试制改进。1939年4月25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支步枪试制出来了。随后,沈鸿又成功造出了硝化棉火药。

制造机器设备和枪械离不开钢铁,沈鸿根据延安没有焦炭只能用木炭做燃料的实际,设计了相应的炼钢小高炉。

沈鸿为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等提供成套机器设备,为制药厂、造纸厂、印刷厂等提供各种单机和重要部件。毛泽东、林伯渠等人亲切地称沈鸿为“边区工业之父”。

1947年4月,沈鸿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制新中国首台万吨水压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鸿先后担任电机制造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随着经济发展,民用和国防工业都需要大型锻件。1958年5月22日,作为中共八大代表,沈鸿致信毛泽东,他自荐研制万吨级水压机,带领年轻的设计班子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1962年6月,中国设计制造的世界上自重最轻、高度最矮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安装成功。

三门峡水电站遇到大水轮机转子的焊接难题,是沈鸿解决的;在马鞍山车轮轮箍厂,沈鸿解决了火车轮箍的替换问题……沈鸿带领团队一次次取得重大科研项目的成功,被誉为“大国工匠”。

1980年,沈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仅有的一位没有学历的院士。1998年,沈鸿在北京逝世。

(摘自《档案春秋》陈麟辉/文)

《家有儿女》编剧费明走了

10月27日,著名编剧费明因病在北京去世。他去过农场,扫过大街,是创作出《家有儿女》《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等话剧、影视剧的大编剧。

“拱进文艺圈”

1954年3月18日,费明出生于北京,儿时父母离婚,他跟随父亲生活。父亲热爱文艺,费明耳濡目染,在北京育才小学就读时,他热爱绘画、写作,被老师戏称为“小作家”。

1969年,费明前往黑龙江建设兵团从事生产劳动。他曾回忆,在北大荒的日子,白天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世界名著。日子艰苦,在给家人的第一封信里,他写道,这里蚊子很多,句子中的“蚊子”不写汉字,他捏一只蚊子的“尸体”代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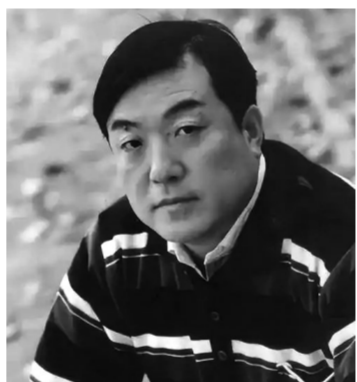
在北大荒,费明演样板戏,在《智取威虎山》中争取到一个角色;为知青战友作画;渴望成为导演。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那时,他已经开始了戏剧的创作。

回到北京后,他在石景山环卫局做清洁工,“在街上扫垃圾”,费明的弟弟费崎盛回忆,考取院团不成,费明进入了当时的大兴县文化馆,“他想要拱进文艺圈,无论是编剧还是演员。”

1986年,费明写出了成名作《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这部剧作讲述了一位清洁工的爱情故事,剧作的灵感来自于他在石景山环卫局工作的经历。剧作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搬上话剧舞台,1987年的一篇剧评提到,这部话剧4小时卖光了8场门票,场场爆满。据统计,全国共有36个院团排演过该剧。1987年,同名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于当年12月公映。

曾创下票房奇迹

1990年前后,费明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与费明相识二十多年的编辑汪海林听说过,1994年前后,费明拿着《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的剧本,在北影招待所开了一个



房间,房门上贴一张纸,“电影《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摄制组”。他想:“总有人会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就在这里拉投资,后来还果然有人来。”这部剧也的确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资本投资话剧演出的先河,在当时创下了总共三四十万元的票房奇迹,甚至卖了站票。

进入21世纪,在话剧创作取得一定成绩后,费明又将创作拓展到电视剧、情景喜剧领域,他参与编剧的《家有儿女》成为了一代人的美好记忆。到了晚年,费明将更多精力集中于话剧创作上,话剧的创作让他感觉自己更“触碰到了戏剧的本质”。

(摘自《新京报》冰洁/文)

陈三立:三次拒绝蒋介石的真名士

陈三立(1853-1937)是大学者陈寅恪的父亲,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位诗人”,在学术界名气非常大。

据有关资料记载,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陈三立在庐山居住过几年。那段时间,蒋介石也曾几次上庐山,因此两人便有了很多次见面的机会。其间,陈三立不但从不主动求见蒋介石,反而三次拒绝了蒋介石。

据陈祖芬在《陈寅恪的后世有缘人》一文中说:“有一次,蒋介石在庐山小住时,特地派人上门约见陈三立,但陈三立却说:‘我是一个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见吧。’便拒绝了蒋介石。”

贺伟的《中外文化名人与庐山别墅》一文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有回,蒋介石在庐山松树路散步,随从告诉他陈三立就住在松树路附近,蒋介石便去陈宅拜访陈三立。然而,陈三立听到家人的通报后,竟然立即从后门溜走了。蒋介石知道后,笑着说了一句:‘此乃真名士也!’”

学者刘宜庆在《百年风雅》一书中也记录了一个细节:“1932年,陈三立老人在庐山过八十大寿,蒋介石当时正在庐山避暑,听说了以后,便立即派人带着寿金前往祝贺,可是,寿金却被三立老人拒绝了,因为三立老人连门生弟子、亲友所献的寿金都不接纳,更不会平白无故地接受委员长的寿金了。”(摘自《文史博览》)



米香

流沙

稻子成熟的时候,有一种幽远的香,它夹杂在带着泥腥味的田野风中,没有多年农村生活的人是无法辨别出来的。

有人把酒店取名为“稻花香”,我觉得很奇怪。“稻花香”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一种心灵感觉。如果让一个未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去嗅稻香,他所嗅到的定是呼啦啦而来的田野风,湿湿的,都是泥土的腥味,还有肥料的臭味,哪里还嗅得出诗意来。

现在有一种米,叫香米。每天下班从一楼走到五楼,邻居家的门缝里总是飘出那种

浓醇的香,而它往

人会火往会打消我的食

欲。一种米,香到像香水那样,我不能理解。

“真水无香”,真米亦无香,它的香需要用心去体验。正如我所料,一些香米也有冒充的,奸商往香米中添入香料,以便让它发生更强烈的香味,以说明“米质好”。

父母对香米十分不放心。母亲第一次闻到煮熟的、有浓浓香味的米饭后问我:“这米能吃吗?”然后,每次来看我,母亲都会带一大袋米来,让我少吃那带有香味的米。

父母对生活有自己的经验和原则,他们固执地认为,米应该是淡淡的香,香藏在大米

的里面,是稍纵即逝的那

出了,往往会散发出由内而外的快乐。一味索取得到的快乐,并不是真正的快乐。这个道理延伸到常态生活中,就是方便别人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方便,成就别人的同时,也会恰到好处地提升自己。

有为人处世的,如“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说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认识,贵在能够相互了解;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贵在能够了解到对方的心灵深处。红尘之中,人一走,柴火焰高”。众多的人往燃烧的火堆里添柴,火就会燃得旺旺的,火焰势必越燃越高。这哪里凸显的,是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再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喻指要使小树成为可用的木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培养一个人成才,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十分不容易。这句古语寓意着国家、民族、家庭,只有做好人的培育,才能得以接续、繁衍、传承。

有喻情说理的,如“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正是“福来者福往”的映现,一个人付

方,可立足,可放眼,如一枚往诗意远方,我追逐飞鸟云墨印章,装下天地风景即是好。小风景不需大兴土木,小风景不需江河滚滚……小风景只需几块石,几丛草,几坛水,风吹有芳香,小憩有几凳,洗耳有流水,如此便是好。(摘自《新周报》)

欲。一种米,香到像香水那样,我不能理解。

“真水无香”,真米亦无香,它的香需要用心去体验。正如我所料,一些香米也有冒充的,奸商往香米中添入香料,以便让它发生更强烈的香味,以说明“米质好”。

父母对香米十分不放心。母亲第一次闻到煮熟的、有浓浓香味的米饭后问我:“这米能吃吗?”然后,每次来看我,母亲都会带一大袋米来,让我少吃那带有香味的米。

父母对生活有自己的经验和原则,他们固执地认为,米应该是淡淡的香,香藏在大米

的里面,是稍纵即逝的那

古语的智慧张力

程应峰

出了,往往会散发出由内而外的快乐。一味索取得到的快乐,并不是真正的快乐。这个道理延伸到常态生活中,就是方便别人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方便,成就别人的同时,也会恰到好处地提升自己。

有为人处世的,如“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说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认识,贵在能够相互了解;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贵在能够了解到对方的心灵深处。红尘之中,人一走,柴火焰高”。众多的人往燃烧的火堆里添柴,火就会燃得旺旺的,火焰势必越燃越高。这哪里凸显的,是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再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喻指要使小树成为可用的木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培养一个人成才,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十分不容易。这句古语寓意着国家、民族、家庭,只有做好人的培育,才能得以接续、繁衍、传承。

有喻情说理的,如“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正是“福来者福往”的映现,一个人付

方,可立足,可放眼,如一枚往诗意远方,我追逐飞鸟云墨印章,装下天地风景即是好。小风景不需大兴土木,小风景不需江河滚滚……小风景只需几块石,几丛草,几坛水,风吹有芳香,小憩有几凳,洗耳有流水,如此便是好。(摘自《新周报》)

欲。一种米,香到像香水那样,我不能理解。

“真水无香”,真米亦无香,它的香需要用心去体验。正如我所料,一些香米也有冒充的,奸商往香米中添入香料,以便让它发生更强烈的香味,以说明“米质好”。

父母对香米十分不放心。母亲第一次闻到煮熟的、有浓浓香味的米饭后问我:“这米能吃吗?”然后,每次来看我,母亲都会带一大袋米来,让我少吃那带有香味的米。

父母对生活有自己的经验和原则,他们固执地认为,米应该是淡淡的香,香藏在大米



说起俄国文学巨匠托尔斯泰,众所周知的是他那些著名的小说,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但是他的《人生论》鲜为人知,却被学者认为“堪称最享盛名的论著之一”。

我在通读该书之后,惊奇地发现,这位博识远见的文学家,居然能运用各门学科的原理来对“人生”做出准确的定义。请看:“一个人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数学);“生命是有机体的独特的运动”(物理);“生命是一种普通的、不间断的分解与化合的双重过程”(化学);“生命是内部关系对外部世界的适应”(哲学);“人类的使命在于自强不息地追求完美”(美学);“所谓人生,是一刻也不停地变化着的,就是肉体生命的衰弱和灵魂生命的强大、扩大”(生物学)。

诚然,关于真理的知识可以被传授,但通向真理的道路,只能依靠每个个体生命迈动双足真实地去行走。很久以前,托尔斯泰已经为自己,也为世人指明了一条通向“真正幸福”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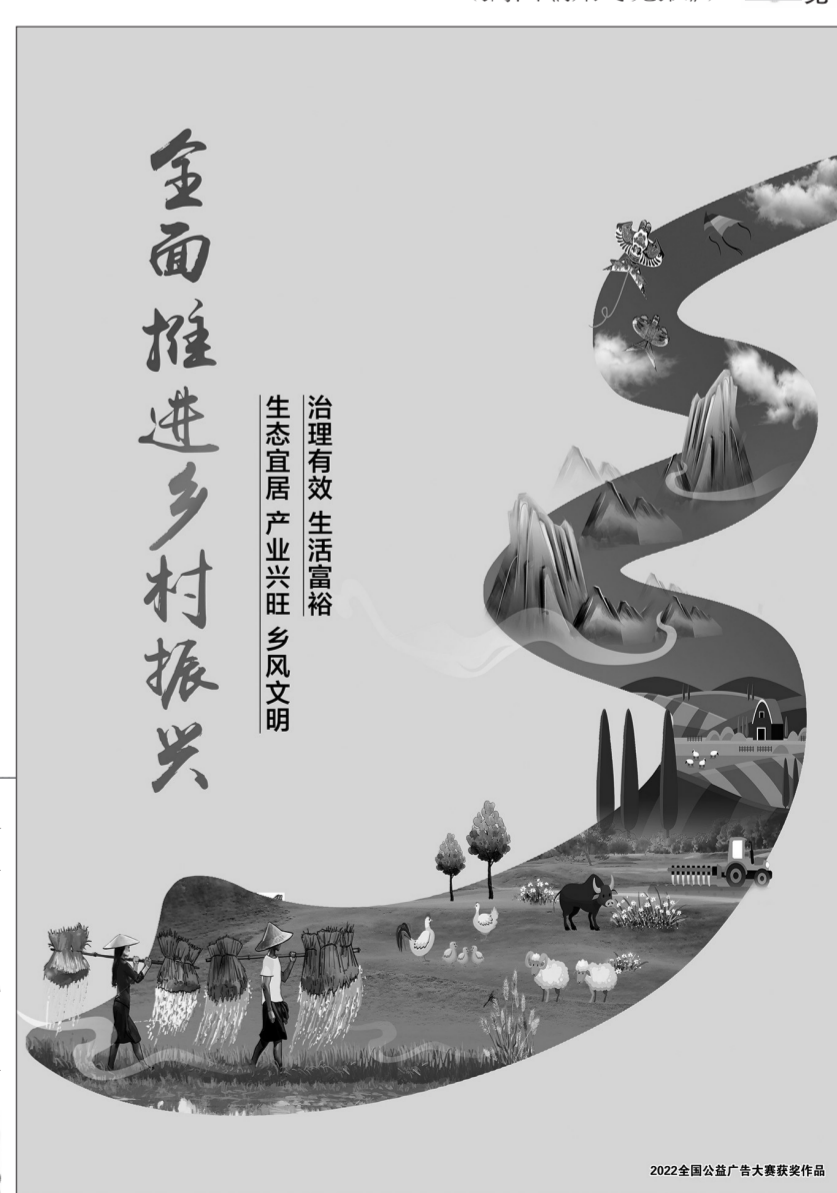
(摘自《新民晚报》)

生活中的许多快乐其实都会被我们忽略,譬如感受真正的米香。(摘自《今晚报》)

可以说,在时光的淘洗中,流传下来的古语,一定是极具智慧张力的,且能量满满的。这些充满正能量、鼓舞人心的古语,当你随口说出一二的时候,你沉闷抑郁的心胸,会因之豁然

开悟,豁然开朗。

(摘自《广州日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生态宜居 产业兴旺 乡风文明

2022全国公益广告大赛获奖作品